

◎ 袁曦临 著

# The Myth of Discipline

## 学科的迷思

学科体系是一种对知识加以分类的“学科分类制度”，是在一定历史时空中建构起来的规范化知识形式。学科体系对学科专业目录修订与调整、学科基金资助、重点学科建设以及学科评价等具有决定性意义。学科制度问题在中国由来已久，在近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变迁，对中国大学教育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影响深远。本书采用语境分析方法，从“民国学制改革”“近代文献分类法演化”两个途径对近代中国学术谱系的演变过程进行阐述，在此基础上分析国内现行学科分类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和学术逻辑，能够与国际交流与对话的学科体系框架，目的是使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真正本土化，建立起具有国际视野和历史深度，能够面向中国现实发展的学术思维与独立研究。

# 学科的迷思

袁曦临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南京·

## 内容提要

学科体系是一种对知识加以分类的“学科分类制度”，是在一定历史时空中建构起来的规范化知识形式。学科体系对学科专业目录修订与调整、学科基金资助、重点学科建设以及学科评价等具有决定性意义。学科制度问题在中国由来已久，在近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变迁，对中国大学教育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影响深远。本书采用语境分析方法，从“民国学制改革”“近代文献分类法演化”两个途径对近代中国学术谱系的演变过程进行阐述，在此基础上分析国内现行学科分类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和学术逻辑，能够与国际交流与对话的学科体系框架，目的是使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真正本土化，建立起具有国际视野和历史深度，能够面向中国现实发展的学术思维与独立研究。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科的迷思/袁曦临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7.4

ISBN 978 - 7 - 5641 - 7129 - 2

I . ①学… II . ①袁… III . ①学科发展-研究-中国  
IV . ①G3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9990 号

## 学科的迷思

---

|      |                                |
|------|--------------------------------|
| 出版发行 | 东南大学出版社                        |
| 出版人  | 江建中                            |
| 社址   | 南京市四牌楼 2 号(邮编 210096)          |
| 印刷   |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
| 经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
| 开本   | 880×1230 1/32                  |
| 印张   | 8.75                           |
| 字数   | 235 千字                         |
| 版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
| 印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号   | ISBN 978 - 7 - 5641 - 7129 - 2 |
| 定价   | 32.00 元                        |

---

\*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电话：02583791830。

# 前　　言

学科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一定历史时空中建构起来的规范化知识形式。学科体系是一种知识制度,是一种对知识加以分类的“学科分类制度”。近年来,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科建设实践中的许多问题,如学科专业目录修订调整、学科基金资助、重点学科点设置、学科发展不平衡、学术评价问题,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缺乏国际影响等,追根溯源均可归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制度问题。

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与发展,是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变革及知识转型分不开的。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学为政本”的理念,晚清及民国学人借助于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现代文献分类法的编制,对中国传统知识系统按照西方学科分类体系进行了重组。在现代西方强势的政治经济实力的冲击之下,辅之以弱势文化的自我心理认同,晚清以来的知识分子不可能以批判的眼光去审视现代西方的学科知识体系,更不可能以理性的态度、按照严格的程序和步骤去检验引进的西方知识体系,特别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

1949年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基本照搬苏联模式,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这使得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不仅脱离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谱系,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袭割断了联系;1978年后人文社会科学虽得以重建,但相对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不仅依然缺乏必要的历史积淀与文化土壤,而且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体系也陷入长期的模糊不清。

在目前的学科分类中,对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哲学社会科学

这三者的概念界定十分混淆。教育与学术管理部门及许多学者对于这三个性质不同的概念长期混用，不仅影响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更严重影响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专业设置和教学，以及与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话与交流。

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国家的发展对人文社会科学在理论研究方面提出了迫切的要求，亟须建立起能够反映中国国情和历史深度，指导中国现实发展，并和西方知识体系平等对话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理论思维与独立研究。

无论从内部世界还是外部世界来看，中国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都是令人担忧的。由于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学术层面，都面临着一些很难解释和解决的问题，较难对自己国家社会发展的规律给出合乎情理和合乎逻辑的解释，以至于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及其趋势表述不清。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对中国抱有越来越巨大的期待，但期待中又包含着许多不确定性和误解。世界不了解中国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目前缺失一个用以说明和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和话语方式。

众所周知，中国有着古老的文明，漫长的历史，璀璨的文化，以及当今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但是，我们没有一个能够为国际接受和理解的知识体系来解释我们的历史和文化。长期以来，对于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的解释权，都是采用西方概念、理论和逻辑，努力借用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认识自己，解释自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困境。知识体系的缺失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空间显得逼仄狭小，尽管强调要“走出去”，但如何走、往哪里走依然是模糊不清的。假若没有一种明确的方向和路径，走出去的路大抵会是步履维艰的。

因此，重构当代中国的学科体系结构，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使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进入世界人文社会科学谱系的同时，实现本土化，用自己的理论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正日益成为学

术界研究和关注的焦点。而要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确定无疑是出发点和先决条件。

本书采用语境分析方法对中国现代学科体系的建立、变迁和未来发展进行了剖析，从“民国学制改革”和“近代文献分类法演化”两个途径对近代中国传统学术谱系的演变的过程进行了阐述，并试图厘清“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以及“哲学社会科学”这三个概念在近现代中国的语境中是如何产生以及被混淆的；在此基础上，分析国内现行学科分类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照国外主要的学科分类体系的设置情况，进行有关于我国学科体系重构的再思考，进而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学科逻辑，并能够和国际平等对话的学科分类体系框架。

所有的学科概念和范畴其实都产生于某种特定的社会现实，并不存在一种不涉及任何价值的普遍的学科概念。相比于 20 世纪初的激烈的学术转型，一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虽已不再有救亡图存的危险，但寻求发展和创新的紧迫感，以及世界的多元变化比 20 世纪初更为剧烈。在新的环境下，对历史的梳理正是反思的前提，也是理论得以重新建构的先决条件，许多重大问题只有在学术史疏理中才能求得正解。诚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言，“对观念构架的每一次选择都是一次政治选择”。

# 致 谢

本书的写作缘由来自我在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阶段的学习,其时我的导师叶继元教授正致力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建立和完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研究》的研究工作,参与其中的我面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意识到学科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学科划分的问题,而涉及不同社会语境下的价值判断和路径选择,特别是中国的学科建立过程是在清末民初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起步的,其中经过了不同历史阶段的周折,存在着反复的试错与修正。

回首博士学习阶段的点点滴滴,如在昨日,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叶老师开阔的学术眼光,严谨的治学态度,特别是他温厚宽容的君子之风和谆谆教诲,使人如沐春风。不仅丰富了我的学术素养,拓宽了专业视野,也教会并引导我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研究文献,从而对知识分类和学科分化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和领悟。

非常感谢南京大学的郑建明教授、孙建军教授和徐雁教授,他们在本书的选题和写作过程中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尤其要感谢南京农业大学的侯汉清教授,侯老师不仅给予了诸多指点,还无私地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使我得以顺利完成本书的写作。

此外,我的同门学友刘宇博士,他的意见和观点给了我很多启发。叶继元老师和我们常常在一起讨论、交流,和大家在一起度过的学术例会时光是非常美好的,值得长久怀念。

同样,还要感谢我所在工作单位东南大学的同事们,感谢你们在工作上给予我的帮助和支持。你们是我工作上的伙伴,也是生活中的朋友。

最后,特别感谢东南大学出版社的史建农编辑,他的耐心严谨以及高效的工作使得本书的写作终于得以顺利完成。

回首向来路,心存感激。在这里祝大家幸福平安!

袁曦临

2016年11月8日于金陵

# 目 录

|                               |     |
|-------------------------------|-----|
| <b>第一章 “学科”与“学科体系”</b> .....  | 1   |
| 1. 1 “学科”涵义解析 .....           | 2   |
| 1. 2 学科分类及学科制度化.....          | 17  |
| 1. 3 学科分类体系研究述评.....          | 24  |
| 1. 4 学科体系结构的隐含权力.....         | 33  |
| <b>第二章 西方学术体系之建构过程</b> .....  | 40  |
| 2. 1 “七艺”“三艺”与“四科” .....      | 42  |
| 2. 2 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         | 43  |
| 2. 3 人文学科组成.....              | 47  |
| 2. 4 社会科学结构.....              | 50  |
| 2. 5 西方主流的学科分类系统.....         | 57  |
| 2. 6 从学科分化到科际整合.....          | 71  |
| <b>第三章 近现代中国学科体系之初建</b> ..... | 79  |
| 3. 1 六艺分科与四部分类.....           | 80  |
| 3. 2 三次外来文化冲击.....            | 86  |
| 3. 3 大学制度与民国学制改革.....         | 90  |
| 3. 4 1949 年后的两次院系调整 .....     | 96  |
| 3. 5 重建人文社会科学体系 .....         | 100 |

|                          |     |
|--------------------------|-----|
| <b>第四章 中国传统知识系统艰难转型</b>  | 107 |
| 4.1 传统学术与典籍分类的关系         | 109 |
| 4.2 民国时期图书分类法编制潮         | 112 |
| 4.3 古代典籍的分类困境            | 117 |
| 4.4 本土化文献分类体系的实践探索       | 134 |
| 4.5 传统中国知识系统转型之思考        | 140 |
| <b>第五章 我国现代学科知识体系之重构</b> | 144 |
| 5.1 学科构建问题及其语境分析         | 145 |
| 5.2 多元发展的学科准入模式          | 164 |
| 5.3 重构学科知识体系的基本原则        | 171 |
| 5.4 现代人文社会学科体系结构         | 177 |
| <b>第六章 中国传统学术走向开放与多元</b> | 200 |
| 6.1 “国学”由来及其内涵           | 201 |
| 6.2 现代视域下“国学”的多重面貌       | 207 |
| 6.3 国学的学科制度化困境           | 216 |
| 6.4 重建古典经学学科体系           | 223 |
| <b>第七章 结语</b>            | 237 |
| <b>参考文献</b>              | 246 |

# 第一章

## “学科”与“学科体系”

恩格斯曾指出：“没有种的概念，整个科学就没有了”，“无数杂乱的认识资料得到清理，它们有了头绪，有了分类，彼此间有了因果联系，知识变成了科学”。随着对知识内涵的认识加深，人类从不同角度对知识进行了分类。从某种意义上说，分类原则本身正体现了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形态下对知识内涵和知识作用的不同理解。

普朗克在《世界物理图景》一书中指出：“科学乃是统一的整体，它被分为不同的领域，与其说是由于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还不如说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造成的。”科学之所以被划分成一门门独立的科学，只是为了人类认识和研究的需要。因此，学科分类无疑是主观的，当然也就必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然而，没有学科分类，便无从认清学科之间的关系，学术既不专门，自不能发达，学科分类是科学存在并得以发展前进的一个基石<sup>①</sup>。

对于知识分类的追究和讨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柏拉图把知识分为理性、理智、信念和表象四种状态。前两者属于本质的、理性的认识，后两者是派生的、易逝的知识。之后，亚里士多德改造并发展了柏拉图的知识分类法，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位明确提出“学科”概念，并进行了学科分类的哲学家。他在《物理学》开篇说：“任何一门涉及原理、原因和元素的学科，只有认识了这些原理、原因和元素，

<sup>①</sup> 陆军,宋筱平,等.关于学科、学科建设等相关概念的讨论[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6):24-26.

才算认识或领会了这门学科”<sup>①</sup>，这可谓对学科概念的第一个定义。在此之前，哲学研究的是包罗万象的人类全部知识。自亚里士多德开始，人类知识的整体被划分为三大类：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创造。纯粹理性是指为着自身而被追求的“理论（思辨）知识”(theoretike)；实践理性则是关于行动的“实践知识”(praktike)；创造则是指那些无法或几乎无法用言辞传达的，为着创作和制造而被追求的“创制知识”(poietike)，主要指艺术和其他有关行业的知识。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观和学科分类思想，成为西方哲学和科学的传统，影响极其深远。

对于学科体系与结构的研究相当古老，但却一直存有争议，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由于人文社会科学存在复杂性、本土性、多元性等特点，使得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与结构的合理性及科学性问题成为一个莫衷一是的论题，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解释，由此也带来不同的学术乃至社会的影响。

## 1.1 “学科”涵义解析

一般意义上，学科是人类知识体系的基本单元，是将人类的知识按照其内在联系，或者相类似的表现形式加以划分，形成的一个个知识集合；故而学科是知识分类的产物，是指一定知识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

学科(discipline)一词来源于拉丁语的动词“学习”(discere)，以及从它派生出来的名词“学习者(discipulus)”。知识的形式与知识对人的规范与训练是“学科”这一概念的两个方面，discipline一词就是对这两个方面所作的较为全面的整合。

国家技术监督局1993年实施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中的定义为“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1979

<sup>①</sup> 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等.希腊哲学史:第3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25.

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辞海》(中册)解释为：“(1) 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指一定科学领域的总称(如人文学科)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如自然科学中的生物学、化学和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历史学等)。(2) 教学的科目。指学校课程的组成部分,与‘教学科目’通用。‘科目’是指学校教学内容的基本单位。”这两种解释,在英语中分别用“discipline”和“subject”表示,各司其职,概念清晰。

“subject”一词通常也可理解为“学科”,此外,它还有“主题”的意思。相对于“discipline”,“subject”的含义要更具体,更贴近教学意义上的“学科”含义,所以理解为“科目”是恰当的。1997年出版的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牛津高级英汉词典》)定义“discipline”为“branch of knowledge; subject of instruction”,意思同《辞海》,即一是知识的分支;二是教学科目。<sup>①</sup> 比如“学科前沿”英语中的表达是“frontiers of the discipline”,“跨学科”英语中的表达是“interdiscipline”,“学科群”是“discipline groups”。

概括地说,学科就是一定历史时期知识发展到一定程度形成的规范化、专门化的知识体系。就“学科”一词的两层涵义而言,前者是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学科,即作为知识分支,可以称之为学科发展的第一层次;后者则是专指具有教育、教学职能的“制度化学科”,即作为大学的学科专业,可称之为学科发展的第二层次。在第一层次,“学科”的含义主要强调学术的内在逻辑,较少考虑学科的组织形式与外在支持、奖励系统。只要有研究主题、研究者,独特的方法论,可以与其他已有学科相互区分、划清边界就可以称之为学科。

伯顿·克拉克(Burton R. Clark)在《高等教育新论》一书中提出:学科包含两种涵义:一是作为知识的“学科”,二是围绕这些“学科”而建立起来的组织。一般认为,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阐述学

<sup>①</sup> A. S. Hornby.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商务印书馆和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1997.

科的涵义：其一，从创造知识和科学研究角度，学科是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是一种学术的分类；其二，从教学授课的角度，学科就是教学的科目；其三，从大学里承担教学科研的人员来看，学科就是学术的组织，即从事科学与研究的机构。这是学科的三个基本内涵，在不同的场合和时间体现不同的内涵。<sup>①</sup> 伯顿·克拉克认为，“知识是指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这些基于经验的知识通常是支离破碎的、浅显的、原生态的，任何一门学科在其未成‘学’（科）之前，都是不成系统的，杂合着感性认识或部分理性知识，但一旦成为‘学’（科），就成为一个由各个不同的知识单元和理论模块组成的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知识系统。”

英国教育学家赫斯特（P. H. Hirst）指出，独有的概念体系、表达方式和研究方法是知识发展成为学科的必要条件。因此“学科”具有如下特征：

- (1) 具有在性质上属于该学科特有的某些中心概念；
- (2) 具有蕴含逻辑结构的有关概念关系网；
- (3) 具有一些隶属于该学科的独特的表达方式；
- (4) 具有用来探讨经验和考验其独特的表达方式的特殊技术和技巧。

简单地说，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需要的要素有3个：一是研究的对象或领域，一门学科要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二是理论体系，要形成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构成严密的逻辑系统；三是研究方法，要形成该学科特定的研究方法。<sup>②</sup>

作为一个知识领域，一个专门的知识集合体，学科本身并不具有知识传递、教育教学的涵义；学科的“教育”职能来自于学科的第二层次——“制度化学科”。所谓“制度化学科”，就是在关注学术内在逻

<sup>①</sup> 陆军. 关于学科、学科建设等相关概念的讨论[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4(6): 24-26.

<sup>②</sup> 谭荣波.“源”与“流”：学科、专业及其关系的辨析[J]. 教育发展研究, 2002(11): 114-116.

辑与知识发展的同时,还强调学科的外在制度与组织形式。其主要体系是大学,大学是学科得以形成和存在的主要制度性场所,不能进入大学,在大学中拥有独立的学科建制就不能称之为“学科”。从中世纪开始,就逐渐出现有系统的专业课程学习,医学、神学、法学成为中世纪大学的主要学科。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科学的兴起,学科制度化思潮迅速展开,19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sup>①</sup>

按照蔡曙山先生的观点,一个成熟和独立的学科,其标志是:“它必须有独立的研究内容、成熟的研究方法、规范和学科体制。讲到学科体制或学科制度,其成熟的标志与合理性又体现在二级学科的划分、学术评价指标、一定数量的得到承认的学术成果、特别是经典性学术著作以及学科的历史(学术史)这样一些规范之上。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本土化也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sup>②</sup>换言之,只有当科学的研究发展到具有一定程度的规范,或者说形成某种“制度”时,它才能称其为学科。

沃勒斯坦(Immanuel M. Wallerstein)在《知识的不确定性》一书中,对于学科做了如此阐述,他说,所谓学科实际上同时涵盖了3方面内容:首先,学科是学术范畴,即具有某种学科界限以及某种公认的研究方法;其次,学科是组织结构,有以学科命名的院系和学位;最后,学科也是文化,属于同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共同的阅历和研究方向。<sup>③</sup>

为了进一步厘清学科的本质,有必要辨析两组内涵相近,容易混淆的概念:知识分类、学科分类与文献分类;学科体系、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

<sup>①</sup> 王建华.大学与学科规训[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65-72.

<sup>②</sup> 蔡曙山.科学与学科的关系及我国的学科制度建设[J].中国社会科学,2002(3):79-80.

<sup>③</sup> (美)沃勒斯坦·I.知识的不确定性[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104.

### 1.1.1 知识分类、学科分类、文献分类

#### (一) 知识分类

知识分类是根据对知识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的认识而建立的体系。知识分类体系涉及对世界的整体看法，确定知识门类划分和组织的总体性框架，因而是一个哲学问题。

古代印度哲学家们在《吠陀经》中，将人类的全部知识分为四大门类：Dharma：含神学和伦理学；Kama：含纯粹科学、语言、文学艺术；Artha：含经济学、社会科学、数学；Noksha：哲学和神秘教。

我国阴阳五行的思想，是最古老的分类学思想。到春秋末年，孔子已经开始以六艺分科教授学生，这可以说是对先秦以来知识分类的一个总结。

在西方哲学中，从古希腊人开始，对于知识的研究与探索一直是人类追求的目标。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把知识分为理论知识、实践知识和创造知识 3 大类。理论知识包括数学、几何、代数、逻辑、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实践知识包括伦理学、政治学等；创造知识包括诗学、艺术、修辞学、演讲等学问。这一分类在西方一直沿袭到 15 世纪。

几千年来的情况都是这样的：哲学家研究有关知识的一般特性与规律，而自然科学家孜孜不倦地猎取具体的知识。在不同的时期，哲学家们对知识的性质、知识的价值、知识的分类进行了不同维度的描述，在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发展方面经历了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之争。

#### (1) 经验主义的知识观

17 世纪经验主义代表培根和洛克认为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来源于感觉经验，是从特定的感官实践中归纳得出的对外部世界各种联系的反映。英国的洛克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上的”，因而把知识分成三个等级：知觉知识、论证知识和感觉知识，以感觉知识作为知识基础。洛克是典型的经验主义认识论支持者。培

根从人类的心理特征出发,将人类的知识分为三类:历史(记忆知识)、诗歌(想象知识)和哲学(理性知识)。

### (2) 理性主义的知识观

柏拉图认为知识是人类理性认识的结果和概念的思维过程,是人们对于事物本质的反映和表述。柏拉图将知识定义为“经过证实的正确的认识”。他认为知识与意见相对立,以辩证法和科学、数学为知识,而以常识和幻觉为意见。康德继承了笛卡儿的学说,把人的认识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环节,提出了知识有先验知识与经验知识之别。康德认为经验虽有助于知识的构成,但知识不等于经验。经验只能作为构成知识的材料和内容。

荷兰的斯宾诺莎是唯理主义者,他把知识分为三个等级,即感性知识、理性知识和直觉知识,把感性知识称为意见或想象,并区分为由传闻和由经验得来的知识。认为感性知识是初步知识,带有不确定性,而理性知识与知觉知识则具有必然性和确定性,称为真知识。

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关于知识的阐述更多地注重知识的发展秩序,认为知识的发展由抽象到具体,从数学开始,最高知识是社会学。进而提出了人类理智发展的三个阶段,指出人类的每一种知识都要经历“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与“科学阶段”。

### (3) 实用主义的知识观

出现于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实用主义知识概念,把知识看成是一种行动的工具,认为知识是能够产生令人满意的行为结果。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暂时的和不断进化的,知识是有机体为了适应环境刺激而做出探究的结果。恩格斯认为客观世界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的,因此根据客观、发展原则,亦即唯物辩证的原则,提出了如下知识分类体系:数学、力学、星体、地球、原子和分子运动、原子(物理)、分子(化学)、生物学(生物的运动)、植物、动物、社会科学、人类思维。关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分野正体现出了这一分类体系。

从实用角度,国际经济合作组织 OECD 将知识分为 4 类:①事实知识(know-what):即理解性知识,是指可通过观察、感知或者数据

呈现的知识。②原理知识(know-why)：即推理性知识，包括自然原理或法则的科学知识。③人际知识(know-who)：即如何寻求帮助，去解决问题的知识。④技能知识(know-how)：即技术性知识，是指有关技能的知识或做事的技术。

1967年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提出“三个世界理论”。认为存在着三个世界：物理世界(世界1)、精神世界(世界2)和客观知识世界(世界3)。“世界1”又包括了无机界世界和有机界世界；“世界2”指的是人类的主观精神活动，可以划分为感性世界和理性世界；而“世界3”则被定义为人类精神产物的世界，如思维观念、语言、文字、艺术、神话、科学问题、理论猜测和论据等一切抽象的精神产物。在发表“世界3”理论之初，波普尔曾作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他说，假如我们所有的机器和工具，连同我们所有的主观知识都被毁坏了，只要“图书馆和我们从中学习的能力依然存在。那么，即使在遭受重大损失之后，我们的世界仍会再次运转”。反之，如果“所有的图书馆也都被毁坏了”，那么，“我们的文化在几千年内将不会重现”。隐喻中的图书馆正是作为“世界3”的形象比喻，或者说标志性替代物而存在的。“世界3”理论突破了哲学上的一元论、二元论，将“世界3”(客观知识世界)看成具有独立性的一种客观实在，给知识这种既非精神也非物质范畴的现象赋予了客观实在性，进而给出了科学的定位。“世界3”理论相当准确地预见到当代社会向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的转变。

由此可见，知识分类其实是一种世界观，涉及在一种特定的文化中对世界认知的根本秩序问题。其研究对象的分类，并不是一个按照事物的客观特性加以区别的简单过程。所处的历史时代、社会背景、哲学观、历史观不同，知识分类的体系也就不同。20世纪的哲学家福科(Michel Foucault)认为，知识不是一种静止的东西，而是一种运动的东西；不是一种符号化的陈述，而是一系列的标准、测验、机构和行为方式；不是一种理性沉思的结果，而是一系列社会权力关系运作的结果。